

骨灰级藏家再推力作 惊爆古玩圈谜局

十二把明代黄花梨交椅 道尽收藏界山高水深与黑暗人性
国内首部揭秘天价黄花梨收藏内幕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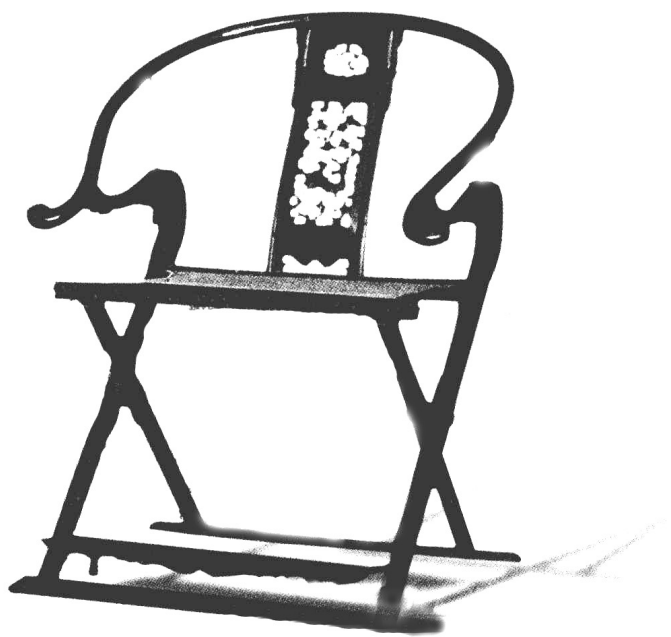
十二把交椅

刘军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十二把交椅

刘军\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把交椅/刘军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08 - 5118 - 9
I. ①十…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009 号

十二把交椅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宋 杨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刷 杨向辉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总编室) 010 - 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010 - 620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383056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The first chapter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一。早晨。

北京和法国的马赛时差是七个小时。

所以，当汤维克的夫人俞平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从梦中吵醒，她立时心底一沉，意识到这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

看了看表，午夜两点五十。

这两年一直在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跑古董生意的丈夫汤维克，是在日本仙台发生九级大地震的前一天到中国去的。四个多月了，这还是他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

尽管法国和北京远隔万水千山，但毕竟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这些日子俞平娜还是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关于汤维克在外边的风言风语。最近这些年，蓬勃兴起的中国发展速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到法国来，有一次，她陪一个云南来的熟朋友到巴黎的老佛爷商场去购物，发现这个当年不名一文的朋友在这个举世闻名的高档品商场里，买起什么路易·威登或是香奈尔挎包，买萧邦或是伯爵手表这些世界名牌来，简直像在自由市场买萝卜白菜一样随意。十万二十万的随手就丢了去，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对各种世界名牌的熟悉程度，简直称得上如数家珍，连她也自愧不如。也就是这个朋友悄悄告



诉她，说汤维克发财了，好像正张罗在云南买别墅。这个朋友让她小心点儿，别到最后让“肥水”落到外人田里。

当今世界的信息实在太发达了，已经越来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什么事儿？”俞平娜抓起听筒，懒懒地问。

“对不起，我没注意时差，这时候，马赛好像是……半夜吧。”汤维克的声音充满了愉悦：“正是七月，马赛肯定已经热得跟火炉子似的。你马上联系一下位于你的好朋友何夫人家楼上的那个旅游公司，他们那里新组成了一个回国观光旅游团，全是由云南保山人组成的，绝对五星级的豪华团。你马上安排去报个名，和这个旅游团一起到中国来玩儿一趟。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后天从法国出发，先到北京，然后直接飞昆明。嘿，不是吹，中国的云南你没来过，保证你一出机舱，就能发现一个真理！”

“什么真理？”俞平娜有些疑惑，脑子里猛然闪过那位好朋友跟她说过的关于汤维克的那些传闻。

汤维克的声音里充满了得意：“一出机舱，你就知道天堂在哪儿了。”

俞平娜静了一下，开始琢磨到中国的事儿。

尽管她的祖籍也是中国的保山腾冲，但她生在法国，中国只去过一次北京，云南还从来没有到过，更别提充满了神秘的保山了。连着好几年了，她一直张罗什么时候回去看看，可总是没机会。此番听汤维克一说，她动了心。

“我考虑一下……”

汤维克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道：“还考虑什么，别瞎琢磨了，马上收拾东西，带两件随身的衣服就行了。如今的中国可不是当年了，敢说要有什么，什么都不缺。你知道，我发现了一宗大买卖，到时候，保证让你发愁……”

“发愁？”

“发愁不知道钱该怎么花！”

“那，我得带女儿佳佳一起去，互相也好有个照顾。她刚好放暑假，昨

天还跟我商量到哪儿转转去呢。”俞平娜道：“现在世界到处都不太平，乱糟糟的。我担心……”

汤维克顿了一下，道：“也好，让她也一起来吧。只要到了中国，你就什么都不担心了。昨天我专门问过旅行社了，正好还有两个名额。佳佳能一起来也好，顺便，带她回老家看看，也让她知道知道什么叫大自然，什么叫真正的生态。俗话说，熟悉的地方没风景，熟悉的朋友没神秘。老守在马赛那么个小地方自鸣得意，她真会以为天下美景尽收于此了呢。”

俞平娜是和女儿汤佳佳一起到马赛的旅行社办手续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戴大卫的。不知为什么，她一下子便对这个黑黑的大个子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好感。尤其让她一想起来心就怦然的，是一天夜里，自己竟然在梦中见到了他，不但和他一起在圣心大教堂后面的酒廊中喝咖啡，甚至还和他一起回了家……

毕竟，法国是一个充满了浪漫的国家。

也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表面上神态沉如古井的俞平娜，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竟然会做这样的梦。她今年已经四十一岁，属于那种半老徐娘了——用现代时髦的话来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资深美女罢了。可不知为什么，戴大卫的形象在她的心中竟然那么固执，怎么也挥之不去。这些天，因为无聊，她正在看大作家雨果的小说《九三年》，对其中关于郎德纳克和郭文的那一段反复看了好几遍。在她的感觉中，这个男人仿佛就是书中的郎德纳克在现实生活中的化身。

大凡这类偶遇开始都是很俗套的。她第一次见他是在旅行社楼下的停车场。她到的时候，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各种各样的汽车，还有好几部车因为找不到车位，正在路边静静地等候。大约过了五分钟，就在她已经后悔不该开车来这里的时候，前边一部雪铁龙小汽车开走了，腾出了一个车位。遗憾的是，在她前边，还有一部白色的大号雷诺车。那部车比她来得早，只是为了给那部雪铁龙让道，才把车子往边上靠了靠。这时候，那部雷诺只要稍微往后边倒一下，就可以顺利地倒进这个刚刚腾出的车位。想不到，开雷诺车的





人摇下玻璃窗，居然让她先停。就在这一刻，她便把这个面孔棱角分明的男人印到了心底。

本以为这就像生活中每天都会出现的无数小插曲一样，事情太小了，应该就这么过去了。想不到，当她办好到中国云南旅游的一应手续后，在旅行社接待室的门口又见到了那个高个子的男人。原来，他也是到这个旅行社来办赴中国云南游的手续的。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道个谢。

“刚才的事……谢谢。”她用法语得体地说。

“刚才？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么？”对方粲然一笑，也用喉音很重的法语回道。顿了一下，看到俞平娜手中拿的那些旅行表格和介绍，又用带了一点儿云南味儿的中国话加了一句：“夫人，这是您的女儿吧，太漂亮了。怎么，你们也是准备参加这个‘还乡团’的么？”

“还乡团？”俞平娜怔了一下，马上明白了对方的意思，粲然一笑，也用地道的中国话回道：“是的，还乡，我的老家在中国的云南，我母亲是保山人。”

“世界在这一刻忽然变小了！”大个子男人伸出一只有力的手，道：“我叫戴大卫，我的老家是保山腾冲的。就是说，我们将是一个旅游团的队友喽。”

“幸会。”俞平娜也伸出手，故意作出随意的样子。

戴大卫点了点头，感慨道：“当年，我离开云南老家的时候还不满七岁。转眼三十多年了，印象中，只剩下我家门前不远的那片一望无际的草海了。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经常在那儿玩，割下一片草铺当船，在湖里边划来划去。那时候，草海下边的鱼可多了。煮熟了，香味能飘得很远很远，似乎现在还能闻得着。”

俞平娜勉强地一笑，道：“可惜，我就生在马赛，我的父母都是做玉石生意的。这么多年了，中国……我还从来没有到过——当然，我是说，除了在梦中。”

戴大卫耸了耸肩膀，动作潇洒地拢了一下浓黑的头发，道：“我的老师

常说，按部就班的生活其实是最无聊的了。俗话说，吃饱饭躺一躺，不长半斤长三两。我这个人就因为不爱运动，肚子都开始大起来了。所以，我打算回到老家去待上一段时间，爬爬山，跑跑步，沐浴一下真正的大自然风雨，看一看那些未经人工修饰的真山真水。法国也许不错，可一切都太……怎么说呢，一切都太刻意、太多人为修饰的成分了，很难找到纯正大自然的那种真实——因为一切都太城市化了，包括法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塞纳河，也包括马赛人骄傲的枫丹白露和凡尔赛宫。”

边上的女儿汤佳佳冷冷地插了一句：“全世界的人都在往法国跑，法国难道不好么？”

戴大卫微微一笑，道：“当然没有什么不好。遗憾的是，法国太麇集了，像浓得化不开的迷雾。”

汤佳佳扁了扁嘴：“那美国又如何？”

戴大卫笑道：“相比之下，美国人比法国人活得更紧张，更局促，更压抑。其实，生活本来不应该是这副样子，是无休止的竞争把人们搞得都神经兮兮的了。生活本来就应该是悠然的，从容的，轻松的。如今，慢节奏的乐趣已经渐渐找不到了。旧时人们随着乡间小溪无拘无束地漫步，在田原嘶嘶地放纵、在林间徜徉的那种怡然与轻松，难道都消失了吗？”他冲汤佳佳认真地说道：“真的，或许我们这一代还多少有点儿泥土味道，可到了你们这一代，基本上全没有了。所以，我尤其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更应该到世界各地多走走。别忘了，世界并不仅仅只有一个法国。”

“哦？我上个月还到过阿纳西。”汤佳佳眉梢一挑。

戴大卫神秘地说：“阿纳西确实很美。然而，那里仍旧不过是法国的一个小院子。所谓旅游，就是从一个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去放松放松。云南的保山实在太美了，美得动人。不骗你，在那里，只要用心听，甚至可以听到蚂蚁在说什么，关键是你太年轻了，你会去听么？”

说完，戴大卫从容地扬了扬手，转身进到办公室，算是和俞平娜和汤佳佳礼貌地道别了。





戴大卫的话让俞平娜有些心动。

俞平娜本来就对生意上的事情没什么兴趣，况且家里也不缺这几个钱。

到了楼下，俞平娜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手心里竟然多了一张名片。仔细一看，正是方才那位先生的。至于他什么时候把名片放到她手中的，她狠狠地想了半天，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听说汤佳佳要去中国旅游，吕云达立时坐不住了。

说起来，他已经有五年没有回过在北京的家了。

称得上是一表人才、聪明过人的吕云达今年二十七岁，是八年前来法国马赛留学的。他学的是古典建筑，直到毕业时才知道，自己在这一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造就。后来，经在中国某市市政府做局长的父亲一个老板朋友介绍，他认识了汤维克，并到汤维克在马赛开的一间以玉石生意为主的古玩店里当了一名管事。说心里话，吕云达对古董一行既没有什么心得，也没有什么经验，真正吸引了他的，是汤维克的女儿汤佳佳。所以，他应名是在法国继续读艺术史的研究生，实际上一直在给汤维克打工。汤佳佳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她已是第三代侨民，加上又有着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举手投足都像个十足的法国女郎，风流而浪漫，以至于还在上高中的时候追求者就不断。汤维克把生意的重点转到中国以后，便把在马赛的小古玩店交给了妻子。俞平娜对玉石这一门虽说有些爱好，但对其中的学问只能说是一知半解，所以，基本上几个月也不到店里去一次。去年，索性让女儿和吕云达一起把小店管起来，让女儿当经理，吕云达当管事。反正这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店生意本来就没有什么起色，赚不到什么钱，平时的事情也不大多，只能算勉强维持，来来回回做的都是熟人生意。

于是，他马上找到了正在收拾行囊的老板娘，提出休假。理由当然很堂皇：他已经五年没有回过家了。

俞平娜问他：“去中国？你是怎么打算的，和我们一起参加旅游团么？”

“当然。据我所知，旅游是很辛苦的，起码我可以帮着拿行李，买

买吃的什么的。”吕云达认真地说：“毕竟中国我很熟悉，我是在昆明长大的。”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不过，这倒是个不错的理由。”俞平娜想了想说：“可旅行社好像名额已经满了。”

“这不是问题，我自有办法。”吕云达自信地说：“这么说，您已经同意了。”

“店里的事情怎么处理？”俞平娜问。

“您放心，一切我都会安排得很好的。”吕云达的语气十分自信而肯定。

作为一个留学法国里昂大学的文学学士，华晓琳回到北京已经两年多了。然而，两年多的时间，她居然没有找到一份体面而像样的工作，甚至年过二十六岁了，依旧待字闺中，这使得她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有人说这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像章子怡。其实她心里才不这么看呢——因为她自觉比章子怡漂亮多了。


今年转过年，一个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朋友找到华晓琳，让她帮忙。她叫梅大红，大华晓琳两岁，瘦得像只刀螂，在北京国际旅行社下边的一个公司做导游。

“晓琳，这回你真得帮我个忙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最难开口求人的。”大红恳切得眼中含泪：“这个团是我在法国特意组织的，可不容易了，全是文化界的精英，让我前前后后足足张罗了半年多。这不，明后天人就要到了，可导游还没着落呢，急得我团团转，这才找到了你。”

“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学比较文学的，不是学导游的！”华晓琳也有些光火了。她在心中暗说，让我这么一个大知识分子去当导游，未免有点儿大材小用。

“你文化高，法语好，又是保山人。这个团连领队一共才七八个人，祖籍又基本上全是你们云南保山的。法国你熟悉，保山又是你的老家，所以我才专门找到你。”大红一边比画，一边神气活现地说：“再者说了，这种小





团其实最好带了。他们都是来中国寻根问祖的，没老人没孩子。我了解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古董商，还有一个魔术师，是不是听着就特有意思？其中还有一对夫妇，男的是作家，女的是诗人。你……”

“可据我所知，导游必须有导游证，我……”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大红不客气地说道：“团里另外还有一个领队，日常的事情他就全包了，你就是负责给他们介绍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说完，她狡黠地眨眨眼，小声地补充了一句：“怎么样，就算我求你了，我那边还带着一个瑞士的二十人团呢，实在是摆弄不开。晓琳，这一趟前后一共才不过十多天，报酬是两万元。嘻，这待遇还可以吧？说不定，还能遇到你梦中的白马王子呢。”

这个坏蛋，专门扎人的痛处！

说着，她把旅游团成员的个人资料给了华晓琳。华晓琳简单看了一下，脖子一梗道：“那，我提两个条件。”

“说。”

“第一，不许告诉他们我去过法国，懂得法语。第二，不许告诉他们我还没结婚。”

“我以为多大的条件呢！”大红戳了她一下，道：“就这些，当然没问题。”

于是，华晓琳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答应了。

其实，莫一言夫妇是第一个找到这家旅行社，提出组建这么一个“还乡团”的。他们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法国的，后来就留在了法国的马赛。一转眼，两口子旅居法国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由于各种原因，从来没有回过中国。前些时候，莫一言的妻子从家乡的来信中知道父母相继去世，她是长女，下边还有两个妹妹，妹妹让她回去一趟。一来祭奠一下父母的在天之灵，二来处理一下遗产相关事宜。顺便，看一下家乡的变化。于是，他们找到了这家旅行社。

“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专门组织一个旅行团，就去保山一地，时间安

排得充裕一点儿。不怕花钱，多少钱都可以。”莫一言从厚厚的眼镜片后边看着旅行社接待他们的那个中年男子，又道：“据我所知，法国有不少我们云南保山人。”

接待他们的中年男子疑惑地看着面前这对夫妇，琢磨了好一会儿问：“去中国旅游不是很方便么，为什么还要组个团，随便买两张机票就可以走了。”

莫一言回道：“我们的年龄都大了，身体也不太好。离开中国已经二十多年了，也知道这些年中国发展的速度称得上是日新月异。但那都是从报纸电视上了解到的，到底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心里一点儿底没有。回乡看看，说说容易，可细想起来也很麻烦，要先到北京，再转飞昆明。我们离开云南的时候，从昆明到保山的腾冲，路上要走三四天呢。我有糖尿病，我夫人的心脏也不大好，经不起折腾。我是说，如果能够组个团，一路上有人照顾，感觉就不会那么吃累了。去年秋天我们夫妇到埃及旅游，就是参加你们旅行社去的。八个人一个团，吃住方面安排得可细致了，风土人情什么的介绍得也全面，价钱还相对便宜。嘿，我们光是在尼罗河上就走了五天，那感觉，简直好极了。”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思忖了片刻道：“这倒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我们可以考虑安排一下。不过，这种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到时候能不能成行，我们没有把握。”

莫一言的夫人马上接道：“没关系，我们不急的，什么时候成团了什么时候走。”

莫一言又加了一句：“当然，我们的意思是说，希望加入这个团的队友都是我们云南保山人。你知道，人在旅途中是最见真面目的，也是最容易结交朋友的。这样将来回到马赛，互相之间也能有个来往，不至于那么寂寞。您知道，我是个专栏作家，大家结伴一起回乡走一趟，肯定能让我写出点儿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要知道，云南保山可写的东西多着呢。”

这夫妇俩报名的第二天，这家旅行社就登出了广告。本以为很快可以成团，可直到五个月后，才算凑够了成团的起码人数，确定了出发的时间。



集合出发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大家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莫一言夫妇两个才匆匆忙忙地赶来。随身，还带了两个硕大的黑色牛津箱子。换登机牌托运行李时一过磅，两个箱子加起来竟然有六十八公斤，使得送他们去机场的那位旅行社的中年男子觉得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你们这是打算搬家哪，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莫一言的夫人连忙解释道：“我妹妹家里孩子多，生活上也不大富裕。这箱子里边没什么，都是一些穿剩下的衣服鞋子和纱巾什么的小东西……”

中年男子笑道：“哈，看来您实在太不了解中国人了。如今，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没见巴黎老佛爷商场里边，出来进去的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中国人了。那种专门卖高档品的地方，就连巴黎人和马赛人自己都很少光顾呢。倒退二十年，哪里看得到中国人的影子？”

俞平娜和女儿佳佳的行李不算多，只有两个小箱子。她怕行李超重，专门打听好了飞机上允许带多少行李，分两不差地装了一箱，里边大都是一些化妆品、玩具之类的小礼品，打算回去送人的。行李最简单的要数戴大卫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挎包。走起路来摔打着双手，倒是显得潇洒轻松。

由于地球自转的原因，从马赛飞北京比从北京飞马赛要少一个小时。再算上七个小时的时差，当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的时候，正好是中午十二点。

因为是小团，所以旅行社没有再派专门的领队，只把他们送上飞机。一出首都机场的出口，他们便见到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手中举着牌子在迎候他们了，那位漂亮动人的女士手中还捧着一大束鲜花。

男青年带着大家来到机场的餐厅，待大家坐定，这个男青年便口齿伶俐地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向大明，是旅行社派我来全程陪同大家完成这次云南游的。在我们这行里叫做‘地陪’。”说完，他指了指身边的女青年又介绍道：“这位是华小姐，华晓琳，是我们旅行社专门请来的。她就是你们云南保山人，也是全程陪同大家。云南我倒是去过多次，可都是去大理、丽江、西双版纳、

瑞丽什么的，保山我还从来没有到过，所以，专门请华小姐陪同大家。另外，社里说了，大家既然都是中国人，就不必再派翻译了，这样也可以为大家节省一些费用。”

对这样的安排大家自然没什么话说，纷纷扬了扬手，算是见了礼。向大明转身看了看华晓琳问：“华小姐要不要说两句？”

华晓琳微微摇了摇头，嫣然一笑，什么也没说。她没干过导游，甚至没参加过任何旅游团，不知道该说什么。

向大明道：“九个小时的飞行，大家恐怕都很累了吧。我们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大家先吃饭，休息一下。下午三点一刻的飞机，我们直接飞昆明。北京的天气太热，我们就先不停留了。如果大家愿意在北京转转，等我们从云南回来，还有的是时间。”

“这样安排最好。”莫一言马上加了一句。

戴大卫在边上用沉厚的男中音问道：“不是说我们这个团有七个人么，怎么临时减员了？”

向大明解释道：“确实是七个人，只不过有一位队友现在已经在昆明了。等我们到昆明后，他再加入我们这个旅行团。”

听向大明这么说了，俞平娜才算把心放下来。

她本以为丈夫会到北京机场来接她们的。

也许是心情过于激动，没休息好的原因，这两天汤维克的血糖一直居高不下。尽管他加大了每天注射胰岛素的剂量，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还是在十四五上下徘徊，高了许多。这尚且不说，最恼火的是这些天老是牙疼，疼起来像是脑浆子要迸出来一样，跳楼的心思都有了。

最近一年多，汤维克一直在中国各地忙生意，圣诞节前回到法国，住了两个多月。日本大地震的前一天，他从马赛飞到了北京。第二天下午，便从电视上看到了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的新闻。按他原来的打算，是先飞上海，然后到广州中山的。最近一段时间明清红木家具的价格飞涨。此番回法国之前，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认识的一个朋友陪他跑了一趟北京的燕郊和



河北的大城，搞了几件所谓黄花梨的柜子、香几和花架。古玩一行他已经跑了二十多年，虽然对古典家具不大熟悉，可凭他的眼力，一看就知道是后仿的新货。但由于这几件东西用料讲究，做工也不含糊，价钱尚不算大——满满一卡车的旧家具，花了不过四十来万，一狠心便要下了。在这其中，有一对看着很不起眼的小柜子，一米来高，全身黑糊糊的，上头小下边大。凭多年搞古董的直觉，这应当是件老东西。东西弄回来后，他专门找人烫了两遍蜡，还让人用棕刷仔细打磨了几天。回到马赛，他正担心这一车东西搞不好会砸手里呢，连春节都没过踏实。春节刚过，北京古玩城的那个朋友连着给他打了三个电话，一个劲儿地催他快点儿回来，说是那几件东西有人要，肯出大价钱。本来他是打算在法国多待几天，收几件中国大陆炒得正红火的瓷器之类。可经不住这位朋友的一个劲儿撺掇，春节过久，便又回到了北京。

因为这些年他一直是在北京和马赛两边跑，所以在北京的双井首城国际租了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做临时住房和仓库，他在北京那几件东西也就都存放在这里。刚回到北京，那个朋友便告诉他，说是有个广东来的朋友，看中那对小柜子了，肯出一百万。当下找到那个买家，果然是个行家，出手也不含糊，看过东西，便让汤维克开价。古玩一行向来是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的，汤维克琢磨半天，开了个一百五十万的价。没想到那位广东客人连价都没还，当即便拍板成交了，完了还特意在顺峰请他吃了一顿。回来请朋友上网一查，才发现就这居然也是卖亏了。网上专门介绍了一对和他这对柜子一模一样的柜子，学名叫佛经柜，是清朝早期的。今年一月南京正大公司的拍卖价，竟然达到了四百五十九万二千元。这个朋友还告诉他，网上还介绍了一种黄花梨的独板几架，也是由南京正大公司拍出的，价格竟然高达两千一百二十八万元，简直就是天价了。

不过他也明白，话说回来，做古董行的就是一半靠眼力，一半靠运气，这就是缘分的含义。算下来，这一大堆东西当初买价不过四十多万，光这一对柜子就让他不但收回了投资，还赚了一百多万，怎么说也值透了。这年月儿，人们都疯了：原来是炒股票、炒房子，后来国家限制了，又开始炒

绿豆、炒大蒜，接下来又是炒邮票、炒茶叶、炒翡翠、炒黄金。前些天又听人说了一套嗑，说是如今穷玩车，富玩表，最牛逼的玩家具。可不，如今中国的有钱人太多了，攥在手里没地方花，那滋味才真叫难受呢。况且谁都知道，钱会贬值，而这些古董玉器字画之类则只会升值。北京的那个朋友不是说，数年前仅仅两万一立方米的越南黄花梨，如今已经超过八百万了呢。早知道这样，存上一些多好……

蓬蓬勃勃的中国大陆，实在有太多发财的机会了。

然而，真正让汤维克冲动的，还不是这对小柜子，而是一块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黄龙玉。

那天，他的一个亲戚从云南的保山来，给他带来了一块所谓的黄龙玉，刚一上手，他就入了迷！

那是一件高不过三寸许的摆件，雕的是传统题材九龙戏珠。虽然雕工说不上地道，可那块玉石通体近乎透明，白中泛着田黄石一般的黄色，像一块凝固了的奶酪。拿在手上，称得上是玲珑剔透，滑不留手。

凭他在古玩界浸淫了二十多年的经验，他一下子就认定：发大财的机会来了。

尤其当他听说这种玉石的产地，竟然是在保山龙陵的苏帕河时，他简直有些难以自控了——他的童年，就是在苏帕河边度过的。当年每天上学放学，那都是他必经之路。

但是，凭着他多年的经验，他压抑住狂热的心跳，专门找人把小舅子送来的那块黄龙玉作了硬度鉴定，果然不出他所料：黄龙玉的硬度竟然达到了六点九。就是说，和缅甸的翡翠不相上下。

新疆的和田玉硬度是六点五，俗称“软玉”。缅甸的翡翠硬度最高可达六点八，人称“硬玉”。而保山龙陵产的这种玉石不但色彩丰富，硬度竟然达到了六点九——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汤维克知道：国际上通用的鉴定玉石标准，首先就是要看玉石的硬度，其次才是看是否美观。没有硬度的玉石，比如像辽宁的岫岩玉和玛瑙什么的，再怎么样也谈不上特别的名贵。





尽管于玉石一行他不那么熟悉，可俗话说，会推碾子就会推磨。他这个人天生聪明过人，喜欢钻研，又搞了这么多年的古董生意。触类旁通，加上他夫人俞平娜本来就出身于玩翡翠的世家，所以，受夫人的影响，这么多年下来，汤维克在玉石方面应当说多少也有了点儿心得。他认定，加之中国人历来就崇尚黄色，这么漂亮的东西虽说目前还没什么名气，用不了多久，保证能够成为中国的第一玉。

既然发财的机会已经撞到脸上了，他不想再犹豫，决心大干一场了。

哈，不是老人有话：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吗？既然如此，干吗不好好地捞上一票！

014 说到真要打算干的时候，他也有点儿犯难。他知道，凭自己的这点儿实力，要想做大，根本不可能。满打满算，他自己也就能凑个三四百万。要想做大，这么点儿本钱实在太可怜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朝夫人伸手。

夫人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

这且不说，七八年前，汤维克的夫人俞平娜继承了一笔遗产——两对玻璃种满绿的翡翠手镯和一只翡翠金鱼盘。光是那只五寸多宽的巧色金鱼盘——几乎透明的白色盘子中间，是一条活灵活现的红色金鱼，天然一气呵成——三年前就有人出过两百万欧元。至于那两对手镯，目前的时价每只最少都在一千万人民币以上。如果成对卖，每对卖上三千万没一点儿问题。

做买卖不但要靠眼力，而且要有本钱。就是说，如果把这些东西押给银行，手头自然就宽绰了。不过汤维克心里也明白，让夫人把这些宝贝拿出来，可不是个简单事儿，只能拉上夫人一起干。不过，夫妻了这么多年，他对她的禀性脾气还是心中有数。只要这买卖好，保证到时候能让她主动把东西拿出来——这年头儿，谁和钱有仇啊！

所以，他一激动，便忘了时差，给夫人打了那么一个跨洋的电话。电话一放，便喜滋滋地靠在沙发上开始做他的发财美梦了。

飞机即将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的时候，戴大卫便透过舷窗不眨眼地看